

Xiangwang Yipian Luyin

向往 一片绿荫

肖彰祥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Xiangwang Yipian Luyin

肖彰祥 著



向往 一片绿荫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向往一片绿荫

肖彰祥 著

责任编辑:梦湖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天歌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40,000

版次: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618-0/I·1504

定价:11.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 | | |
|----|---------|--|
| 1 | 自序 | |
| | 忆海拾贝 | |
| 3 | 我的祖父 | |
| 6 | 坟前忆母 | |
| 11 | 父亲的故事 | |
| 15 | 挥不去的思绪 | |
| 19 | 童年的故乡轶事 | |
| 23 | 童趣 | |

27	总也成熟不起来
31	两次尴尬
36	向往一片绿荫
41	四十年后的聚会
46	双重性格的朱君
50	花匠的厄运
53	我与孙君的友谊
61	恶梦醒来是早晨
65	一次夹道欢迎的回忆
68	第一次执行警卫任务
71	警卫小平同志专列
74	一次终生难忘的报告会
78	罗瑞卿同志给我们讲课
81	回忆谢觉哉老人的一次讲课
84	熊瞎子的传说
87	在青海出差
	人在旅途
93	泰国记行
104	山美 水美 人更美

——访加散记

- | | |
|-----|-----------|
| 113 | 加拿大管窥 |
| 116 | 加宴情趣 |
| 118 | 塔尔寺风情 |
| 121 | 乘牛皮筏渡黄河 |
| | 世象杂感 |
| 127 | 从店名、品名说开去 |
| 131 | 换个位置想一想 |
| 135 | 土地啊土地 |
| 139 | 民族的脊梁 |
| 143 | 两只可怜的猫 |
| 147 | 浩然正气赞 |
| 149 | 说傻 |
| 152 | 批评要讲究方式 |
| 156 | 青春 |
| 159 | 这不是“古板”! |
| 162 | 从“安全第一”谈起 |
| 165 | 新春话壮志 |
| 169 | 在荣誉面前 |

忆海拾贝

貝 合 滿 計

我的祖父

祖父是在我上高中时去世的。在我的记忆中，祖父是一位儒家思想的忠实弟子，儒韵犹存，言必子曰诗云、孔孟之道。平时处理邻里家庭关系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祖父49岁时，祖母死了，他一直没有续弦。平时，总爱戴玄色的瓜皮小帽，鼻尖上架着老花眼镜。除了酷暑季节，大部分时间都是身穿瓦灰色的长衫，冬天是棉长袍。有一次，祖父拿出一帧收藏多年、画面发黄的照片给我看，那是他幼年上学堂时照的，脑后还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呢！

祖父是一位乡间塾师，挣得菲薄的束修，用以养家糊口。由于祖父书教得好，四乡八邻都尊称他“肖大先生”。祖父教书十分严格，学生若是书背不熟，大字写不好，或

是贪玩，他就常用案头的戒尺，按规矩打学生的手掌心。记得我刚刚读书启蒙的时候，我混在大孩子中，念《三字经》、《千字文》。一天上午，他出去有事，临走叮嘱学生要好好背书。当他回来时，在窗外看见我与大孩子一起叠纸鸢在房子里放飞起哄，便怒气冲冲地走到案头，拿起戒尺，狠狠拍了一下案桌，刹时，学生们噤若寒蝉，正襟而坐。他把我叫了去，重重地打了10下手心。手被打得红红的直发烫。在打的同时，他还厉声说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祖父是最疼爱我的，他是要我多学些知识，好取义做人。

快解放的时候，我家搬到了小集镇上，父亲和叔父开了一个小杂货铺，祖父就在店里记记帐，管管货款，安排家庭开支。祖父还是一位书法家，为此，四乡八邻有喜庆事，如乔迁、结婚等，都要请他写字。遇到逢年过节，祖父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停地给人家写对联、中堂、条幅，研墨则是我的任务。那阵子，祖父总是忙得腰酸腿疼，我的小手腕也累得酸痛酸痛的。但是祖孙俩忙得很欢快、很带劲。

有一次祖父要写一幅绫裱的中堂，凝思默想一会儿之后，挥毫泼墨便是一首张继《枫桥夜泊》的诗。最后，在题款时，书了我的名字，并从两片眼镜的上面慈祥地看着我微笑，我好感动，我亲昵地依偎在他的身旁。时至今日，我还愧悔自己的不努力，没有把祖父的好书法继承下来。

祖父与大书法家林散之交情笃深，他们很早就认识了。祖父称林老为“林五先生”，大概是弟兄排行的缘

故吧。祖父经常跟我们讲林散之荒疏家产，云游峨嵋、投师学画的故事，林先生的音容举止，被祖父谈得呼之欲出。

一天上午，祖父和一位长者在房间里喝茶，见我进来，祖父就要我用一个盖坛子的陶盘子研墨，并要多放点水。于是，我就在店堂内忙开了。祖父还从房间里两次出来，看我研得匀不匀，直到他认为可以了，便和那位长者一道从书房里走出来，祖父展开了珍藏的宣纸，那长者略为润了一下笔，并用手剔除了笔端上一根多余的笔毛后，写了一幅字，抬头是：“仁航（祖父的号）先生雅正”，内容是“安石心情托山水，东坡风骨是神仙”，当看到落款题字竟是“散之左耳”时，我喜出望外。这位身着长衫、腰系素带、举止透出一股儒雅风度的长者，真有点像《红楼梦》书中插页上的曹雪芹。写完字后，又应祖父之请，画了幅山水画，运笔简约，浓淡相宜，加之题上白居易的《琵琶行》诗句，意境颇深。画完后，林老先生谢绝了祖父留他吃饭的盛情，匆匆回家了。

等墨迹干了，祖父就把字画挂在壁上，边凝睇细赏，边给我介绍说，林散之先生因为左耳聋了，取“一聋三痴”的谐音“散之”。这两幅字画，祖父特别珍重，特地托人带到南京绶褰，并一直挂在祖父的房间里。祖父去世后，家里还珍藏多年。文革期间，我在外省工作，家被红卫兵扫“四旧”，林先生的字画和祖父勉励我的题字都被他们付之一炬。真令人痛心疾首，愧对祖父。祖父有知，恐怕又要拿起戒尺打我们的手心了！

坟前忆母

母亲去世已经3年了。

去年的冬至，天特别地好，蓝色的晴空没有一丝云翳，太阳照在身上暖融融的，我回到故乡给母亲扫墓。坟的四周积聚了许多杂物，坟体也被凄凉荒草掩没了，我在清理了杂物拔除了荒草之后，怔怔地站在坟前，一种无尽的思念悠悠地又是那么强烈地笼罩着我整个身心。母亲的音容笑貌，她对新社会的爱、对子女的爱以及临终前对生的留恋与不舍离去的苦痛而复杂的心情，仿佛就在昨天。

母亲出生在旧社会一个小镇上的穷人家里，外祖父是一个给茶馆挑水的挑夫，外祖母摆个小香烟摊，生活的艰难可以想见。母亲和父亲的婚姻，纯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亲住的村庄和母亲住的小镇相隔有8里路

远，据他们讲，结婚前未见过面。那个时代，女方听说订过亲的男方来了，羞吓得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父亲没有家业和田产，婚后的生计，靠做小生意和母亲给人家绣花做针线活维持，日子过得巴巴结结，每天吃三餐稀的，有时还难以为继。母亲一生生育了两男一女，因家里穷，有病无钱医治，弟妹一个患痢疾，一个刚生下来得了“脐带风”，都夭折了，只留下我一个。后来母亲给我算了一个命，据那个算命的瞎子讲，我的“生辰八字硬，把弟妹克了”。

解放后，我们家分了2亩4分地，全家欢天喜地。母亲情绪最高涨，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她把精力全投到地里去了，用绣花做针线活的功夫精耕细作，那时我已12岁了。记得第一年就有个好收成，还买来芦席围子把稻子圈起来，堆在堂屋里好高好高，春节前请人加工了一担上好的熟米享用，过了一个最欢乐的年。

在农村走合作化、集体化的路上，母亲总是走在前头，总是高高兴兴，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后来，父亲参加了合作商店，我也上了初中，日子渐渐有盼头了。她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今天。”她对党很贴心，对新社会有一种质朴的感情。

有一件事是很值得一提的，那是在反封建补课的时期，一个地主家女主人与她做姑娘时要好，怕查出浮财，手捧着许多金银首饰要送给母亲，母亲断然拒绝了，并要她老老实实交给政府。由于她各方面积极带头，领导上对她很相信，群众都拥护她，她担任过生产队长、大队妇联主任、调解主任、乡人民代表，直到她

患了严重的高血压病后，领导和群众才答应她辞去生产队长职务，但是因为她办事公道、不谋私利，群众还选她当保管员，把生产队的家当交给她掌管。在我们那个镇上提起“老队长”，40岁以上的人无不知晓的。

古时颂扬母爱的诗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千真万确。我刻骨铭心的体会，可以借《长恨歌》中一句诗略作修改反其义而用之，叫“母爱绵绵无绝期”。母亲对子女的爱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实在的，忘我的，是通过每一件事体现出来的。旧社会，我只在农村读了几年私塾，启蒙读物是《三字经》、《百家姓》，然后是《大学》《中庸》《论语》。解放后父亲要送我当学徒，做生意，母亲执意不允，坚决主张送我去读书。她说“在新社会，没有文化不行。”她那时还积极上冬学、夜校，从不辍学。好在我还算争气，一篇作文，就被县城中学录取为初一下学期的插班生，从此我就正式上了新社会的学校。念初中的时候，每月伙食费6元5角钱，但对当时收入低的家庭来说也是不小的支出。我本可申请助学金的，因为申请助学金的学生要站在全班同学面前申述理由，接受评议，往往花5分钱买花生米吃，同学也要提意见，说你不节约，不够申请的条件。母亲怕我受委屈，要我放弃申请，她每天在父亲摆杂货摊销售的两三元货款中扣下2角钱，放在一个罐子里，一个月下来，也能凑齐伙食费。我念高中是在芜湖，那时，父亲已经加入了合作商店。母亲每天给父亲的合作商店从15里外的县城挑货，风雨无阻，挑100斤货3角钱。她每次总是挑150斤，这样可多挣1

角5分钱。要知道母亲当时身体很单薄，体重只有88斤啊，这要承受多大的重压，耗去多大的体能啊！最使我难以忘怀的一件事，还是我在芜湖读书的时候，父母去看我，把我接到他们落脚的一个小旅馆去，晚上在街头的一个小饭店里吃晚饭，要了一碗回锅肉，一个鸡蛋汤，父母舍不得吃，母亲只是深情地爱怜地注视着我吃，一个劲把肉往我碗里夹，我既感动，又觉得很幸福，我是生活在母爱的怀抱啊。最后结账，总共这餐晚饭是8角钱，当母亲往怀中掏出用手帕裹着的带有体温的一叠角票，手颤巍巍地数着，将饭钱交给店主时，我的眼睛模糊了，这顿饭钱需要母亲挑多重的担子才能换来啊？此时此刻，我痛下决心，一定要按照老人们教育下辈的那样“吃口生姜喝口醋”，刻苦读书，将来好报答父母的培育之恩。

还记得一件事，也曾在我的感情深处激起过波澜。那是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已在北京上大学了。母亲为了我假期回家，半个月前就把一位住在长江岸边亲戚送给她吃的一条鱼，硬是从饥肠辘辘的齿缝中省了下来，用盐腌好后，每天早上挂出去晒，傍晚收回来。可正在我回家的前夕，被人偷去了，母亲心里难过极了，还淌了眼泪。我回家后，当父亲把这事告诉我，当我吃着父母从各自每月18斤口粮中省下来的麸子面粑粑时，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母亲是在用缩短自己寿命的爱来哺育自己的子女啊！

母亲患高血压病时快60岁了，后来又患了心脏病，真是雪上加霜，但是母亲还是活到了79岁才谢世，这

在中国也算是高寿了。母亲虽是一个最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但她有宽广的胸怀，思想很通达，能包容很多不顺心的人和事，自我化解许多烦恼的问题，使自己经常有一个平静的心境和稳定的情绪。这兴许是她高寿的秘诀。

母亲，你所热爱的新社会已经越来越美好，你所牵挂的儿孙们努力工作，生活安定，他们都遵照您的意愿把自己诚实的劳动溶入到社会进步的事业中去。安息吧！

父亲的故事

80多岁的父亲，可以称得上是“准世纪老人了”。望着父亲矮小的个头，硬朗的腰板，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背影》中父亲的故事，我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时间的凝聚感，从心底里涌出一种酸楚、依恋和敬重之情。

父亲的前半生曾经历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兵荒马乱的时代。但他的后半辈子却是在新社会度过的。他常常不无感慨地告诫自己的儿孙：“你们不知道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物价飞涨，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到处跑反，老百姓遭罪！现在社会发展多快，你们吃的、穿的、用的，简直是在天堂里过日子，要珍惜啊！”他衷心祝愿社会主义江山千年万代永不变色。这不仅因为他的儿孙们都在新社会供职，都有稳定的生活，更重要的